

艺
文
类
聚

乙

文

興

興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封爵部

總裁封爵
外戚封

親戚封
婦人封

功臣封
尊賢繼絕封
遜讓封

總裁封爵

周官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呂氏春秋曰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曰親親上恩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僅四十四世

史記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以輔衛王室又曰騶忌見威王王說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既

有愚志願陳諸前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必封不久矣

漢書曰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侯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人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嘗反吾誘降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漢雜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為壇封諸侯者取其土
苴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立社於其國故
謂之受茅土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臣
以戶賦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東觀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絲餘各有
差博士丁恭等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
建侯取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封功
臣地多而滅者也乃遣謁者即授印綬又曰馮勤使
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
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

白虎通曰受命之王致太平之美羣臣上下之功故
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盛德之士亦封之以
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
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也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
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里又曰王者卽位先封
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分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
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

鹽鐵論曰昔太公封營丘之墟辟草萊而居焉地薄
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功是以鄰國交於
齊財畜貨殖世爲疆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業輕重

之變南服疆楚而霸諸侯

袁子曰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寧
國家未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
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乎夫斬一將之功
者封侯失封賞之意也

相書曰天中容半印封侯又曰天中正印如刀者封
侯

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左傳曰齊莊公爲勇爵殖倬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
閭之後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乎

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

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

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旣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商君書曰明主之所貴唯爵爵賞不榮其民不急列

爵不顯則民不事爵易得則民不貴祿賞不道則民不以死爭位也又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農戰而以功言虛道此謂勞民者其國必削其天授而人功周官禮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又曰公執桓圭又曰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又曰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又曰侯用信圭又曰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又曰伯用躬圭又曰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又曰子男五命

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又曰子執
穀璧又曰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又
曰男執蒲璧

百官表注曰五等諸公周官金章朱綬朱質四采玄
文織百四十首廣尺四寸長一丈六尺朝服進賢三
梁冠官品第二地方七十五里位視三公班次邑三
千八百戶國秩絹千八百匹妾六人車前司馬十四
人旅賁五十人又曰縣侯漢官也自縣侯而下通號
列侯金章紫綬朝服進賢三梁冠官品第三光武中
興論功封大功臣吳漢鄧禹各四縣賈復朱浮三縣

耿弇等二十九人又縣侯有家丞庶子之官列侯皆亦如之

漢官解詁曰列侯金印紫綬以賞其有功功大者食縣邑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本爲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舊時文書或爵通侯是也後更曰列侯今俗人或都言諸侯乃王爾非此也列侯歸國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貧富

環濟要略曰爵有五等公者無人也故文比么爲公又曰伯把也持政事也又曰子猶孳孳恤下之稱也又曰男任也任治事受王命爲君也

周書曰能移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又曰能樹名生
物與天道俱謂之侯

謚法曰執應八方曰侯

孝經援神契曰侯侯也所以守蕃也

詔梁任昉初封諸功臣詔曰草昧權輿事深締構康
俗成務義在庇民自非羣才並軌文武宣翼將何以
啓茲景祚弘此帝圖或運籌帷帳經啓王業或攻城
略野殉義忘生或股心爪牙折衝禦侮忠勤茂德夷
險一致並宜建國開宇蕃屏王室山河之誓永永無
窮

論後魏王粲爵論曰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以貨財爲賞者不可供以復除爲賞者租稅損減以爵爲賞者民勸而費省者故古人重爵也

晉陸機五等論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

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
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
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
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是以分
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
得與之共害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
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
以禦暴故疆域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
可霸王之志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
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

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逾溢不遵舊典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違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疾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親戚封

左氏傳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邶霍魯

衛毛聃邠雍魯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毛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

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予虞曰以唐封汝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漢書曰漢興之初尊王子弟大啓九國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蕃國大者跨州兼郡連

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諸呂之難賴於諸侯也

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庠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者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詔魏明帝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蕃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強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梁任昉武帝追封永陽王詔曰亡兄德履冲粹識業

深適徽聲善譽風流籍甚道長世短清塵緬邈感惟
既往永慕慟心可追封永陽郡王又追封丞相長沙
王詔曰夫褒崇名器率由舊章光昭德祀永世作則
亡兄道被如仁功深微管懸諸日月久而彌新故能
拯龜玉於已毀導涸源於將塞今理運惟新賢戚並
建感惟永遠觸目崩心可追封長沙郡王又追封衡
陽王桂陽王詔曰亡弟暢風標秀物器體淹弘朱方
之役盡勤王事策出無方物惟不賞亡弟融業行清
簡風度閑綽蚤優名輩夙廣令聞朕應天紹命君臨
萬寓祚啓郇滕感興魯衛事往運來永懷傷切暢可

追封衡陽郡王融可追封南陽郡王又封臨川安興
建安等五王詔曰神州帝城冠冕列岳渚宮樊鄧形
勝是歸居中作衛翼宣戎重隆茲寵號寔允舊章並
非親勿居惟賢斯授宏朕之介弟早富德譽董一蕃
政緝是嘉庸國禮家情瞻寄隆重季風頽雋邁誠業
標簡任居蕃翰政以化成偉體韻淹穆神寓凝正經
綸夷險叅贊王業

陳徐陵始興王詔曰漢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世系
琅邪傳國仰惟二后重光率由前典朕昔因蕃次蒙
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燠天嘉紹祚別命皇枝歸

自嶠函禮隔登獻每至霜庭可履矚垣寢而懷悲風
樹鳴條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垂德獲罪慈訓永言
主奠宜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務切復奉家業升
纂帝圖重違情禮言深哽慟可以第二皇子升陵爲
始興王

策漢武帝使御史大夫策諸子立閔爲齊王曰於戲
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祖考道惟稽古建爾國家封
于東土世爲漢蕃輔於戲念哉共朕之詔唯命丕子
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爲君子無怠爾
心允執其中又立子旦爲燕王曰小子旦受茲玄社

建爾國家封于北土又立子胥爲廣陵王曰小子胥
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戰戰兢兢乃惠乃慎
無伺好佚無邇小人

章魏陳王曹植改封陳王謝恩章曰臣旣弊陋守國
無效自分削黜以彰衆誠不意天恩滂霈潤澤橫流
猥蒙加封茅土旣優爵賞必重非臣虛淺所宜奉受
非臣灰身所能報塞又封二子爲公謝恩章曰詔書
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臣伏自惟文
無升堂廟勝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効天時運幸得
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寵竊位列侯榮曜當世顧

影慙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增加既榮本榦枝
葉并蒙苗志小豎既頑且稚猥荷列爵並佩金紫施
崇一門惠及父子

齊謝朓爲宣城公拜章曰惟天爲大日星度其象謂
地蓋厚河岳宣其氣斯冕旒所以貞觀袞職所以代
終慙下穆而上尊豈南征而北怨何以克詠九歌載
宣七德銘彼旗裳勒斯鍾鼎

耒陳思王曹植謝初封安鄉侯表曰臣抱罪即道憂
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恨齊陛下哀愍臣身不聽有
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奉詔

之日且懼且悲懼於不脩始違憲法悲於不慎速此
貶退上增陛下垂念下遺太后見憂臣自知罪深責
重受恩無量精魂飛散忘軀殞命云

云

臣罪重

齊謝朓封甄城王表曰臣愚駑垢穢才質疵下過受
陛下日月之恩不能摧身碎首以荅陛下厚德而狂
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放棄抱罪終身苟貪視恩無
復稀幸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木生葉白骨更肉非
臣罪戾所當宜蒙俯仰慙惶五內戰悸奉詔之日悲
喜參至雖因拜章陳荅聖恩下情未展又轉封東阿
王謝表曰奉詔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濕少桑欲轉東

阿當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否奉詔之日伏地
悲喜臣以無功虛荷國恩爵尊祿厚用無益於時脂
車秣馬志在黜放不圖陛下天父之恩猥宣皇太后
慈母之念遷之陛下幸爲久長計聖旨惻隱恩過天
地臣在雍丘劬勞五年左右罷怠居業向定園果萬
株枝條始茂私情區區實所重棄然桑田無業左右
貧窮食財餬口形有裸露臣聞古之仁君必有棄國
以爲百姓況乃轉居沃土人從蒙福江海所流無地
不潤雲雨所加無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從五年之
勤少見佐助此枯木生華白骨更肉非臣之敢望也

饑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謂矣

吳胡綜請立諸王表曰受命之主繫天而王建化垂
統爲一代制雖禮有損益事有質文至於崇建懿親
列土封爵內蕃國朝外鎮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也
周室之興寵秩子弟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
國者漸多光武中興四海擾攘衆諸制度未徧而九
子受國明章卽位男則封王女爲公主故詩曰旣受
帝祉施于子孫陛下踐阼以來十有二載皇后無號
公主無邑臣下歎息遠近失望是以屢獻愚懷依據
典禮庶請具陳寔寤聖心深辭固拒不蒙進納恐天

下有識之士將謂吳臣闇於禮制不知陛下謙以失
之也加今仰夏盛德在上大吳之慶於是乎始開國
建號吉莫大焉唯陛下割謙謙之德副兆民之望留
臣祐許天下幸甚

晉孫毓賀封諸侯王表曰臣聞軒轅二十五宗黃祚
以繁姬姓建國七十周過其曆故禦侮莫如同德伏
惟陛下聖哲欽明稽乾作則超五越三與靈協契天
祚明德克昌祚胤秦王楚王淮南王光濟碩美冠于
羣后改建大國分鎮方岳皇太子皇孫並啓土宇培
敦潼索制弘往代內輸皇畿外蕃九服羣生仰德向

風懷義率土臣妾莫不稱慶

梁任昉爲蕭侍中拜襲封表曰詔書拜臣襲封竟陵郡王臣以凡庸素乏才植皇朝尚德詔爵惟賢遂復出脩職貢人頒卿士但有道之守海外重扃蕃籬近甸無勞擊柝仰閱舊章俯增私感報國承家豈云萬

一

奏宋傅亮尚書八座封諸皇弟皇子奏曰臣聞懿親廣樹聖主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以維城皇代盤石帝基內衛畿服外綏四海者也第某皇弟皇子等神姿穎哲大成俱茂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顯進徽

號啓建疆宇弘道作屏光翰邦家並可封郡王

宋謝莊爲尚書八座封皇子郡王奏曰臣聞桐珪睦
親書河汾之策賜帶懷賢敬東平之祚諒以訓經終
始義洽垣墉第某皇弟等器彩明敏令識穎悟並宜
憲章前典光啓祚宇作屏王室式雍帝載臣等參議
可封郡王

功臣封

周官曰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
國功曰功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
銘書於王之太常

史記曰古之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
勲以言勞 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又曰
武王克紂太公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尚父於齊營
丘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
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
得征之齊由此征伐大于諸國又曰召公奭與周同
姓武王之滅紂封召公于燕其在成王時自陝以西
召公主之自陝而東周公主之又曰鬻熊事周文王
早卒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嗣乃封其後熊繹
於楚又曰晉獻公伐霍耿魏滅之因以魏封畢萬爲

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也又曰陳完奔齊懿仲欲妻之卜之吉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之完卒謚爲敬仲六世而至田常田常弑簡公立簡公弟爲平公乃割齊安平以東爲已封邑始大於齊

漢書曰漢五年剋項天下乃平始論功侯者百四十三有三人時人民散亡大侯不過萬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藏之宗廟副在有司又曰陳平凡六出奇計輒

益封凡六益家又曰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
姓劉氏又曰項羽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
爲公得之乃自剄王翳取其頭揚喜呂馬童郎中呂
勝楊武各得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列侯

東觀漢記曰上謂耿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不過
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
卿爾又封竇融曰率厲五郡積兵羌胡畢至兵不血
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旣大夫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
甚嘉之其以六安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爲安
豐侯又曰三輔豪傑入長安攻未央宮庚戌殺莽於

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又曰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封超爲定遠侯

魏志曰夏侯惇文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舉侯分邑千戶賜惇七十二孫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林素列侯又曹真字子丹以功封邵陵侯曹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早亡真愍之乞分食邑封遵等子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晏平久要之分聽分賜遵等子爵關內侯及真薨明帝悉封真五子皆列侯又曰太祖表封荀彧爲萬歲亭侯太祖又與彧書曰君之相匡弼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與建計君

之相密謀亦已多矣大功未必野戰也十二年復增
邑合二千戶又曰太祖表封荀攸曰前後剋敵皆攸
之謀也於是封攸陵樹亭侯又曰太祖自柳城還過
攸合稱攸前後謀曰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齊三萬
戶今孤亦欲自擇所封又曰郭嘉字奉孝與州平封
洧陽亭侯及薨太祖表曰良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
天下謀功爲高宜增邑并前千戶又曰任峻字伯遠
爲典農中郎大興屯田軍國致饒太祖以峻功高表
封都亭侯又曰朱靈字文博封郿侯文帝曰將軍佐
命先帝威過方邵平王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

宿所願乃更封高唐侯

詔後漢獻帝詔勅鎮東將軍領兗州牧費亭侯故特
進顯授上將鈇鉞之任復食舊土雙金之寵董統一
州委成之重榮曜昭示亦以優崇投節效命自百之
秋也又詔書拜鎮東將軍襲費亭侯曹操業履忠貞
輔幹王室頃遭凶暴海內離析操執義討截黃巾爲
國出命夫祿以賞功罰以紂否今以操爲鎮東將軍
領兗州牧襲父費亭侯嵩爵并印綬符策

魏文帝冊孫權太子登爲東中郎封侯文曰蓋河洛
寫天意符讖述聖心昭晰著明與天談也故易曰河

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孫將軍歸心國朝忠亮之節
同功佐命而其子當爲魏將軍著在圖讖猶漢光武
受命李氏爲輔王梁孫咸並見符緯也斯乃皇天啓
祐大魏永令孫氏仍世爲佐其以登爲東中郎將封
縣侯萬戶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胤漢禮蕭何一門十
侯今孫將軍亦當如斯若夫長平之榮安豐之寵方
斯蔑如

陳徐陵進武帝爲長城公詔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長城縣開
國侯諱志懷夤亮風度弘遠體文經武明允驚誠曩

者率五嶺之疆兵誅四海之讎敵固以勒功彝鼎書
勲太常克定京師勤勞自重自鎮撫枌榆永寧豐沛
東涼既息北蔡無歸代馬燕犀氣雄天下裹糧坐甲
固敵是求方欲大討於秦嶺敦脩於與睦叶謀上相
爰納朕躬思所以敬荅忠勲用申朝典可進爵爲長
城縣公

表宋謝靈運謝封康樂侯表曰昔強互暴虐恃僭曆
紀旣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沒西河傾覆南漢凌籍
紀郢跨越淮泗于時策畫惟疑地險已謝咸懼君臣
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重盡心所事

剋黜禍亂功叅盤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值遭秦路
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
下濟鴻均曲成乃眷遐績式是興徵分虎鈿龜復顯
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勲澤洽往德恩覃來胤永惟
先蹤遠感崩結豈臣阤弱所當忝承臣聞至公無私
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殊代可侔是以信陵之賢簡在
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茲
盛美豈謂榮渥近霑微躬傾宗殞元心識其會酬恩
荅厚罔知所由

宋顏延之謝子竣封建城侯表曰伏見策書降錫息

竣開國建城縣侯爵踰二等戶越兼千生邀洪禮
茂盛世闔宗革聽盡室改觀誠慙末品誤參其泰臣
聞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忠教善信臣實負其前誥能
仕志政竣固暗於明試徒以數遇會昌消憂啓聖幸
與靈祚福德共從義勲分賞執珪登朝析金受邑慶
重慮愆恩往懼積非臣耄蔽所任圖報豈竣庸薄所
能奉服

梁沈約謝封建昌侯表曰陛下投袂萬里拯厥塗炭
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桀犬此則王業始基臣所不
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蒸燭之用天命玄鳥非止今

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數樂推與同謳頌而
誠微弱草效闕織塵遂班山河之誓叨佐命之賞亦
何以慰悅帷帳酬報爪牙

遜讓封

左氏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諸侯將見子臧於王
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爲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又曰吳諸樊旣除喪將立
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
臧子臧去之君子只能守節也誰敢姦君有國非吾
節也棄其室而耕

韓子曰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叔敖
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祿臣再世收唯叔
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

漢書曰韋賢薨子玄成當為嗣心知非賢即乃佯狂
妄語笑既葬當襲爵玄成素有名疑其欲讓兄遂奏
劾之玄成不得已乃受侯爵

東觀漢記曰竇融數辭

爵位

又上疏曰臣有一子質性

頑鈍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哉他日
會見逆詔曰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又曰桓
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

而悉以租入與之又曰丁綝從上渡河及封功臣上
令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曰
綝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磽确之地今綝能薄
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爲定陵新安鄉侯後徙
封陵陽侯又曰張純臨終謂家丞曰吾無功於時猥
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上詔奮嗣爵奮
稱純遺旨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乃襲封
又曰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
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上
嘉興之讓不奪其志又曰上欲封諸舅馬太后輒斷

絕曰計之孰矣有疑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
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封爵違逆慈母
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慎穰歲之後唯
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獨欲侯之疇素
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荅曰豈可
賈盧龍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
涕泣橫流惇具荅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

議郎

晉起居注曰故南城侯羊祐固辭歷年志不可奪身

沒讓存遺操益厲此亦夷齊所稱賢也今聽復本封以彰厥美

表齊謝朓爲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曰如其懸旌灑澹刷馬伊穀灑酒望屬車之塵整笏侍升平之禮陛下訐謨玄覽欽若宏圖鑒臣匪躬共申彛訓雖量能之請近遂微躬則弘長之風足軌來世

梁簡文帝爲子心讓當陽公表曰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辯遂復早建茅社夙開井賦爵列五等綬參四色又帝爲子大款讓石城公表曰詭對鶴書俯羞鴉翼臣生處深宮未覲焦原之險

不出戶庭豈觀砥柱之峻臣聞均塘汎水豈議大瀆
之流覆篲爲峯終垂小魯之說又爲長子大噐讓宣
城王表曰襄野之辯尚對軒君弘羊之計猶干漢主
徒以結慶璿源乘陰霄極一日千里困騏驥之馳高
陰百尺藉雲崖之遠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
國元仲表岐嶷之姿乃啓平原之封南郡奧部春穀
名區民化仲翔之俗山峻陵陽之嶺而綠車赤綬交
映相暉金璽銀券炤灼光彩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進爵爲王表曰昔慮思勤夏不
別殊物之錫晉叔臣周豈頒上公之典魯蕃懿親哉

蒙袞寫之榮梁國戚屬方忝旌旗之貴

梁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曰臣本庸才智力
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
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
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至此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
之辰推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願託道揚末命雖嗣君
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
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
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
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

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愧耻
晏安於國危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
謂攸宜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
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贖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
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
邦殞越爲期弗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乃
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照敢守難奪

梁沈約爲柳世隆讓封公表曰臣聞懸旌玉塞貳師
尚黜其功伐鼓炎州伏波猶懼其賞徒以兼委之施
或難固辭抽心之情必無雙奪是故俛容青閣願還

護之卷五
圭質音卷之五
三
慈於裂壤竊步丹墀希收寵於開賦昔竄命窮雉難
迫勢孤沈板末難負戶非切及顧溫青之館懼結尊
慈之懷累葉喁喁舉門惴惴臣事逼君親理非外獎
實賴朝謨謹肅宰略遐震奔鯨外剿臣何力焉幸得
扶老携弱重出幽堵還軸歸驂再踐鄉路豈可資國
青以邀其功因家功而饗其報遂使甘霜受電之心
有同於飾請皎日大河之志匪殊於貌謁

書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曰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
福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天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
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有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陞

下爵不失實下爲臣身免於苟取又上書讓封曰臣
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爲臣之功蕭相國
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勤連城食邑
考功效實非臣之勲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
翼左右旣非首謀又不奮戟並受爵封暨臣三葉臣
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爲諸侯
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
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
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
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量非臣尪頑所能克

堪又上書讓費亭侯曰臣伏讀前後策命既錄臣庸才微功乃復退述先臣幽讚顯揚見得思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以絕子孫有功者當更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絕也或有所襲者謂先祖大功也數未極無故斷絕故追紹之也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葉若錄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祐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何能克堪又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曰伏自三省姿質頑

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有拾遺之美雖有犬
馬微勞非獨臣力皆由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
先臣微功使臣續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
貲之分未有絲髮以自報効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
嬰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卒違公命以成私
志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爲幸雖上德在弘下有
因割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殞越豈敢飾辭

外戚封

史記曰武帝衛后弟青封長平侯四子皆封侯貴震
天下歌曰生男無喜生女勿怒獨不見衛青子夫霸

天下

漢書曰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三人后父據春秋
褒紀之美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恩浸廣博矣又曰高
祖封吕后父吕公爲臨泗侯兄澤爲周吕侯又曰文
帝封后弟薄昭爲軹侯又封齊淮南王舅駟鈞等二
人爲侯又曰景帝封太后弟姪竇廣國爲章武侯竇
彭祖爲南皮侯竇嬰以破吳楚功封魏其侯后弟王
信爲益靜侯又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
成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立紅陽侯五人同日
封故世謂之五侯又曰武帝封太后同母弟田蚡爲

武安侯勝周陽侯皇后姊子霍去病伐匈奴封冠軍侯

東觀漢記曰馬防兄弟三人各六千戶防爲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綏定西羌以襄城羹亭一千二百戶增防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又光武封新野王子鄧泛爲吳侯伯父皇皇考姊子周均爲富波侯追封外祖樊重爲壽張侯重子丹爲射陽侯孫茂爲平望侯彞鄉侯從子冲更父侯后父陰隆宣陽侯子識原鹿侯就爲信陽侯皇考女弟子來歙征羌侯弟由宜西侯以寧平公主子李雄爲新市侯后父郭昌爲

陽安侯子流縣曼侯兄子竟新鄴侯匡發干侯以姨
子馮邯爲鍾離侯又曰明帝封太后弟陰興爲銅陽
侯子傳隱強侯陰盛爲無錫侯楚王舅子許昌龍舒
侯又曰鄧訓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
東京莫比

魏志曰文帝欲追封太后母父尚書傳羣議自古無
婦人分土命爵之制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
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

表晉庾亮讓封公表曰觀聖賢之於名爵敬戒之甚
重豈先哲宜重之於古而聖朝可輕之於今耶譬猶

迴太陽以消湛露運滄海以灌燎火其功易成其事
易立

婦人封

左傳曰晉敗齊師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
齊師敗矣嬖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銳司徒免乎曰
免矣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
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封之石窳

陳留風俗傳曰封丘者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
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爲封丘縣以封翟母焉

表魏陳王曹植謝妻改封表曰璽書今以東阿王妃

爲陳王妃并下印綬因故上前所假印以其拜授書以卽日到臣輒奉詔拜其才質底下謬同受私遇寵素飡臣爲其首陛下體乾坤育物之德東海含容之大乃復隨例顯封大國光揚章灼非臣負薪之才所宜克當非臣穢釁所宜蒙獲夙夜憂歎念報罔極洪施遂隆旣榮枝幹猥復正臣妃爲陳妃熠燿宣朗非妾婦蠢愚所當蒙被葵藿草物猶感恩養况臣含氣銜佩弘惠沒而後已誠非翰墨屢辭所能報荅

梁沈約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曰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

營罔識攸寘臣稟訓私閨志塗靡立勉以爲義誠有
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探其
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
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又爲長城公主謝表曰奉
策書封妾爲長城縣公主微命降臨慙腆妾寘妾膺
靈稟氣育景璇閨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脩姆
保莫敢或遑而肅雍不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暉曲漸
彝章夙賁籍此恩加遽延典策湯沐光啓玕緄昭被
梁王僧孺爲南平王妃拜改封表曰拜妾爲南平王
妃奉命震慙有灼丹寸妾瞻緣望悅且或多慙鏡史

觀圖是焉知愧以茲眇薄有儷蕃儀糾組不聞饅醢
蓋闕不悟玄造曲被微渥愈臻改服迺名事華品貴
恩深外邸榮照下庭豈期輜弱所能勝荷

奏宋謝莊爲尚書八座改封郡長公主奏曰臣聞爵
厚懿戚國之恒典景祚旣新禮與時渥永興等七公
主可封郡長公主

尊賢繼絕封

禮記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尊賢不過二代武
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
於祝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

之後於宋

左傳曰鄭子產曰昔虞過父爲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史記曰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乎得樂臣叔封之囂鄉號華成君成君毅之後也

漢書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脩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傳稱武王克殷追存賢聖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其揆一也高祖撥亂日不暇給然猶脩祀六國永聘四皓過魏則寵無

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毅之後孝武疇咨前代初得周
後復知爵邑元成之間晚得殷世以備賓位又曰武
帝還過洛陽二三代邈遠以其三十里地封周後爲
周子南君又曰高祖功臣侯者子孫驕逸多陷法禁
訖于孝武靡有子遺於是成帝復紹蕭何而哀平之
世復曹參周勃之後又曰元康四年立靳翕夏侯嬰
陳平張良周勃等一百二十八人後紹爵復家也又
漢武元狩中復以鄼戶二千四百封蕭何曾孫慶爲
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以蕭相國德慶厚也
東觀漢記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絕之誼

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
臣之墓生既有節終不遠身誼臣受寵古今所同遣
使者以中牢禱大鴻臚悉求近親宜爲嗣者頃景夙
紹封以彰厥功

晉陽秋曰夏侯惇魏之元功勲書竹帛昔庭堅不死
猶或悼之况朕受終于魏而可忘其功臣哉其擇惇
近屬封之

晉中興書曰泰元二年興滅繼絕後故陳騫後浩之
爲高平公裴秀後球爲鉅鹿公王沉後朴之爲博陵
公荀勗後軌爲濟北侯何曾後闡爲朗陵侯羊祐後

法興爲鉅平侯又曰元帝紹封魏後曹勵爲陳

留王

表魏武帝謝襲費亭侯表曰不悟陛下乃尋臣祖父
厠豫功臣克定寇逆援立孝順皇帝謂操不忘獲封
茅土聖恩明發遠念桑梓日以臣爲忠孝之苗不復
量臣才之豐否旣勉襲爵邑忝厥祖考復寵上將鈇
鉞之任兼領大州萬里之憲內比鼎臣外參二伯身
荷兼紱之榮本枝賴無窮之祚也昔大彭輔殷昆吾
翼夏功成事就乃備爵錫臣束脩無稱統御無績比
荷殊寵策命褒績未盈一時二命交至雙金重紫顯
以方任雖不識義庶知所尤又郭嘉有功臣死宜追

贈封表曰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
後嗣是以楚宗孫叔敖顯封厥子岑彭旣沒爵及枝
庶誠賢君殷勤於清良聖祖敦篤於明勲也故軍祭
酒洧陽亭侯潁川郭嘉立身著行稱成鄉邦與臣參
事盡節爲國臣今日所以免戾嘉與其功方將表顯
使賞足以報效薄命天隕不終美志上爲陛下悼惜
良臣下自毒恨喪失竒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爲之
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柩悲慟仁恩降下念發
五內今嘉隕命誠足憐傷

梁任昉爲褚綦代兄襲封表曰一日被司徒符印稱

詔二日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詔封南康郡公臣世屬
啓聖運偶時來尚德疇庸先錫土宇臣賁載世承家
兄居長德而量已夙退內事園蔬以臣行達幽明早
酷荼苦賁天倫宜至友愛淳深非直引堵推溫故能
逃迹讓位鞠育提養以及人次事死讓生尚均脫屣
取信十室本若錙銖乃遠謬推恩近霑庸薄能以國
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二昔武始迫家臣之
策陵陽感鮑子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且大宗絕
緒命臣出纘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懷情事觸
感崩裂伏惟陛下俯權孤門哀榮之重爰奪臣賁一

至之輕察其丹款特賜停絕至公允穆微臣剋幸又
表曰近冒披款庶蒙哀亮奉被還詔未垂矜允伏讀
周遑罔寘心誠臣本凡劣身名不限標一善不足以
驗風流存一讓不足以弘進止若乃富埒千駟貴有
邦家二者之來不期而至中人猶其趑趄凡近固宜
勉勗直以門緒有歸長德無二若使賁高延陵之風
臣忘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陛下留心孤門
特深追遠故臣窮必呼天憑威咫尺賁嬰疾沉固公
私廢禮逢不世之恩遂良已之志確然難奪有理存
焉臣既承先旨出纘傍統受命有資反身何奉叙心

感悼免義迫躬誠貫息霽年將志學禮及趨拜且私
門世適二三攸序若天眷無已必降殊私乞以臣霽
奉膺珪社伏願陛下聖慈曲垂矜慎如蒙哀允施重
會育

周庾信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曰臣聞以法施
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祭酹無聞
有傷良相汝叔齊胤嗣絕沒實貶賢臣謹案大統十
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以支子繼襲
非死王事不許承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
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日遇疾身捐館舍

不幸無胤享祀便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
上林之獵已削其侯不服褫禴之衣先除其國伏惟
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鼓輦而思將帥盡雲臺
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
無祠可祭周於蕃屏爲約事在世功漢以山河爲誓
義存長久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
重於封人之墓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亡
貴存身後紹高密者累葉豈專鄧萬之正胤嗣平陽
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愚謂生有其勞死非王事
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爲厲若敖

之鬼其無餒而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不亦愈顯其德

其德之廣也

其德之遠也

其德之深也

其德之厚也

其德之廣也

其德之遠也

其德之深也

其德之厚也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二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治政部上

論政

善政

赦宥

論政

釋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禮記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日治親

二日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察有仁愛者也五

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不贍者

大戴禮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

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策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惰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又曰聖君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晏子曰景公問治國何患對曰患社鼠社有鼠不可

灌人君之左右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收利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書曰慎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興者

農戰也令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也

此爲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又

曰善治者使盜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韓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

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史記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

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
留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
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矣然使使視阿田野
不闢民貧若是子以幣享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
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
陸賈新語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
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
耆老甘味於堂下男耕芸於野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而已今沐者墮髮
而猶爲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又曰盛

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諂行官無失法譬

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張又曰張琴瑟者小絃絀

而大絃緩絀者急也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也舜為天

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周公肴膳不撤於前鐘

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羸秦政晝決獄夜理書政秦始皇

名也御史冠蓋相接於道戍五嶺以備越五嶺彈城之嶺九疑之塞

番禺之都南野之界射干之水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而亂愈

滋又曰太清之始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

序風雨不降其虛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

失行鳳麟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

滿成也流黃土精也朱
草生於庭皆瑞應也

逮至衰世松栢菌籛宛而夏

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

夷羊土神也殷之將亡見於南郊也

飛蚤滿野

蚤蟬也蒙屬

又曰楚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

何曰何明於治身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

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

國治者也故本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說苑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

國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美化

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則

非王者之所貴也

新序曰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
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
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可
以苛獨不聞子產相鄭乎其掄材惟賢抑惡而揚善
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
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
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
議晉潘岳九品議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
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
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興

治卑位下役非爲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
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
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
觀民宣化爲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
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
各舉其屬萬獄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存
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
不進賢甘戮沮勸旣明爲人自爲謀庶公道大行而
私謁息矣

論後漢崔寔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

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
訓而殷周以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
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世主
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是以受命
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
不達權制竒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大
事哉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
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內清肅天謚如嘉瑞並集屢
獲豐年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
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

書之類聚 音之五十二 五
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理於斯可以鑒矣昔孔子
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
之道哉誠達權救弊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
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
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
嚴制平非以寬致太平也

後漢王符潜夫論曰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
爲基民富乃可以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
則詐僞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太平之基致休徵
之隆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遊業爲末百工者以

致用爲本以巧飾爲末商賈者以通乏爲本以鬻貨
爲末三者守本則民興富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民也
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
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
長者非能請羲和而令安行也乃若明察而百官理
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
短者非能謁羲和而令疾驅也乃若暗則百官亂而
姦宄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魏王粲儒吏論曰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
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

也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闕先王之典措
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
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
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
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
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
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訓雅儒通文
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表魏武帝陳損益表曰陛下卽祚復蒙試用遂受上
將之任統領三州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

之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臣以驅驅之質而
當鐘鼎之任以閭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責
亦臣竭節投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
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螢增明太陽言不足採

魏陳王曹植降江東表曰臣聞士之羨永生者非徒
以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羣生尊主
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
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尸祿東夏消損天日
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竄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虜
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戢於武庫蓋善論

善之類身 卷之五十一 七
者不耻謝善戰者不羞走夫凌雲者泥蟠者也後申
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爲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
葛文王事大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遣明哲
之使繼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張日
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聖化斯不疑也

善政

禮記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
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左氏傳曰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
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進夕退而遊焉以議

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又曰子產知然明問爲政焉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箴之函而已矣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其過鮮矣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大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者水懦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於萑蒲之澤太叔徒兵攻萑蒲之盜盡殺之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
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論語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
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
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
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又曰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

政

家語曰子路治蒲二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治草萊闢溝洫深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矣又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歛則

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也又曰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何如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以惠百姓

管子曰凡爲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貧則
難治也奚以知然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
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危鄉危鄉則輕
家輕家則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昔者七十
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
必國富而粟多也又曰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
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
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又曰凡
牧民者欲民之正欲民之正也則微邪不可不禁也
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亡傷

固不可得也

鄧析書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

士

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

王之道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鳥鵲之巢可

攀援而闕也

孫卿子曰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

而遊焉凌遲故也今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弗踰

焉

商君書曰古者民聚生而羣處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而不勝其亂與無法同也

韓子曰故善毛嬙而西施之美無益君而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必賞罰則國治賞罰法度者國之脂澤粉黛又曰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

新序曰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善

書者使書憲法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
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辭去
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
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大理

碑梁裴子野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曰皇上建顯號

垂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駕遠撫橫
逸乎都外策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旁濟八
表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福應允臻祥慶符
合六府孔脩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奏以湘東王
爲宣惠將軍丹陽尹旣而下車爲政振民育德循名

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據饋累起求賢如不及卑身折
節用人若由己玉帛旅於丘園辟書交乎塗路求餘
論於故府想遺風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閣命文學於
後車重門洞啓列筵廣置四民摠至獄訟殷集王兼
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弘其禮下悅其風虛往實歸人
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歛衽千里之間有懷必
亮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
歲有秋餘糧栖畝是以縉紳先生愀然相顧遂造象
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纖介之善春秋必書吏民歸
美難用抑絕於是二三君子歡得所奏乃擇工良匠

追石名山撰德選辭興事篆刻俾萬代之下知斯文
之在斯銘曰茫茫禹迹經啓萬方平秩肇定曰若我
皇并包九域畫野分疆猗歟帝子曰就月將疏爵分
品奄有瀟湘君王先啓旣表南國肇允神童翻飛上
德導達玄微優游翰墨行成師範文爲麗則帝曰爾
詣出康庶績勿替敬典大猷允迪我王顯允洵美且
麗夙夜乾乾有隆無替光贊大朝庇民濟世京邑翼
翼永承嘉惠

陳徐陵爲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曰巖巖天
柱大矣周山之峯桓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三光懸

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天體元之
后所以並咨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祇功成寓縣至
於流名雅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
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穆祚土開家濮
水盛其衣簪榮波分其緒秩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
梁儒雅之風司徒重於強漢自通人許劭託命於江
湖高士袁忠寄身於交越俱違建安之難獨處衡山
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侯班倂必
於旌鼓父光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鄉無抗禮
之客自茫茫禹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

高祖武皇帝迎河圖於浪泊括地象於炎洲南興豕
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
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
雲跪開黃石之書高詠玄池之野沉吟梁甫自比管
仲之才惆悵華郊久負伊生之歎自羯虜侵華羣蠻
縱軼後臯桂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謀
禦難長者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公旣
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開嶺嶠自大討瀟湘
同茲樊鄴下軍違命上策不宣敗我王師受拘勅盜
大陳格于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公亦

忠爲令德天纂之謀吳帳斯開衛門無擁雖復季孫
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若即授使持節開
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尤於馮異穆公深禮
於孟明終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
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以陶唐啓國致玉版
於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
業居多締構權輿斷鼇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於海
外信義感於寰中王器攸歸當璧斯在公於是抗表
長信清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
軒於軫韉奉待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萬邦

之本由此克寧乃後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
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
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鷓始嘯必具籠筐
秋蟀載吟竟鳴機杼或嘯拜靈祝躬瞻舞雩去駕擁
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
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
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
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櫺躬親辯決立受符
於前案無留詣於後曹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
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以賈琮郭賀之風行建武永

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瑒等拜表宮闕請揚
茲美化樹被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絲誥銘曰鬱鬱三
象茫茫九州綿天慘沴地虔劉赫矣高祖爰清國
讎元勲佐命力牧風侯亦旣旋歸邦家有暉宮亭蠡
浦奮翅高飛雷卷勅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來
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謁渭同周迎門惟呂流矢爲
暴攬搶斯舉喋喋蒼黎危危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
平爰驅大彘實剪長鯨北震巢浦南俘灌城青羌卷
介赤狄迴兵蹈舞難踰歌誣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
玄山移兩越海變三田公爲上相復倍斯年又廣州

刺史歐陽顧德政碑曰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
殖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
世廣陵邕邕族擅江右渤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
鎮龍蟠星懸鶉火衡山誕其高德湘水降其清輝千
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爲心欲
仁成體屯騎府君早棄榮祿易簣之日幾將毀終不
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貲巨萬富擬猗頓栽變槐榆並
貶宗戚南茨大麓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之間披書
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橫頻致嘉招確乎難
拔旣而帝啓黃樞神亡赤伏天地崩竇川冢沸騰羣

得曹豪更爲禍亂朝披羽檄夜炤燿烽浴鐵蔽於山
原縱金駭於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胡牀勅賊重圍
尚凭書几揚灰旣散駕棒將揮咸剋凶梁以保衡服
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嘗膽殷憂獨其
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彌同越石自禹
珪旣錫堯玉已傳物變謳謠風移笙管商周之際孤
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蘇子猶其狂哭況畚禺連帥
寔謂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逼統
前軍乾數難違剝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竒功
卽訓皇家深弘朝綱檻車才至輿襯已焚祝史祆於

夷吾壇場延於井伯綢繆安樂造次訐謀爰珥豐貂
允光金螭但八柱之土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
積以公昔在衡臯深留風愛仁恩可以懷猛獸威名
可以懼啼兒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
從唐侯以胤國屈啓筮而登家一恭寶祚開定江沔
三改璇衡苞羅湘峽昔中宗屈申於處仲高祖遺恨
於平城漢武承基方通沙塞晉明紹運裁平姑孰方
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
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
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爾亘原野賊盜皆偃工賈競

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旣築外戶無肩脂脯豪
家鍾鼎爲樂揚祛洒汗振雨流風卞有千金之租田
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羨等來朝絳闕備啓丹誠乞於
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樊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羊
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跪開黃素爰登紫泥鑿
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爲其銘曰赫赫宗陳桓
桓鼎臣千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崇
高惟岳貺甫生申去衡移廣遷征自鎮悠悠銅界貌
貌金鄰莫遠非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式
歌式舞仁哉至仁公其饗福於萬斯春又晉陵太守

王勵德政碑曰若夫睢陵世傳已詳載德之華徐州
先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獻光啓中興郭莖表其
深源何籌慙其遠慶豈惟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
表姓之朱衣楊宗之華轂又有似飛遮列班弓夾門
濯龍俯望緹騎盈道奕世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
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風神
雅淡識量寬和既有崔琰之鬚眉非無鄭玄之腰帶
爛爛如高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裏風勢利無擾於曾
衿行藏不槩於懷抱家門雍睦孝友爲風上交不諂
下交不瀆脫貂救厄情靡衿衺釋馬窮途唯濟危殆

至於網羅圖籍脂粉藝文學侶揖其精微詞宗稱其
妙絕出爲仁武將軍晉陵太守五雞三彘勤卹有方
門羊知馬鉤距兼設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汝南
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
咸用殷阜康哉寶運美矣良臣渭自澧水源于洛濱
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
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爲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
鼎鉉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天松椿碣石斯表
民情旣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周王褒上庸公陸騰勒功碑曰在昔洞庭彭蠡三苗

有遠竄之君太室陽城九州無同姓之國是知周衛
設險所務非山川河岳作固所寶惟休德至於三峽
蹇產九折崢嶸高峯尋雲深谷無景秦開漢閉雖阻
荷戟之虞魏塞晉通終因東馬之利我大周開闢宇
宙混同文軌御六氣於天樞頓八紘於地絡彭濮未
恭邛笮不討外憑劔道之難內負銅梁之阨大將軍
上庸公仗國威靈奉辭伐罪長戟萬隊巨艦千舳板
楫酋豪斯禴君長歷稔逋寇累代稽誅廓清江源蕩
滌巴濮若夫荆門千里蜀置永安之宮巴水三迴吳
阻夷陵之縣巫峽使君之灘淪波洽沒建平督郵之

道棧徑威紆路阻蠻陬途橫夷落擅強專險輕涉侮
吏天子爰詔有司公奉命天討星言載塗指日遄邁
冊授公大將軍信州刺史韓信召拜軍中致設壇之
禮衛青出征臨河聞後距之令夫鍾鼎大禮之器昭
德必書金石不朽之質庸勲斯樹某等乃建碑于某
地敢作頌云遐觀命氏眇求世祿龍圖紀河鴻漸于
陸霸楚傳姓名吳啓族君子篤生降靈惟岳朝陽擢
彩荆山曜璞巴庸自擅彭濮稱王南泊夔道西通夜
郎內憑玉壘外阻銅梁介視荒服斗絕邊疆赫赫南
仲堂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逐竇氏車騎去病冠

軍封山刊石鐫銘刻勲遠隔年代懸感風雲盛德必
祀千載斯文

陳江揔吳興郡廬陵王德政碑曰卓爾吾王天人可
擬早成夙智謙懷虛已偃息流略翱翔文史三雍雅
對九師名理好古如斯學兼之美睢陽肇構碣石初
開賜田待士榜道求材剖符彭國述職琅臺去謠曙
鼓留歌暮來

表梁劉孝儀爲雍州柳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曰楚
備寶臣秦兵不入齊多君子魏珠耻昭足使文公懼
而側席孟軻歎而廢寢敢言借寇之願切望申耿之

恩陛下昔在潛龍因茲或躍固以陋黷黷於周原包
忽忽之佳氣昔次君出撫近駕班輪喬卿在政遙授
袞服焉馮熊軾而督盜御龍章而行部無虧燹理有
光司牧

〔教〕梁簡文帝圖雍州賢能刺史教曰某刺表朱穆之
象太丘有陳寔之畫或有留愛士氓或有傳芳史籍
昔越王鎔金尚思范蠡漢軍染畫猶高賈彪矧彼前
賢寧忘景慕可並圖象廳事以旌厥善

赦宥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周官曰國君過市刑人赦

尚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青
災肆赦怙終賊刑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
赦

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
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
轡也

漢書曰宣帝元年詔曰迺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
降未央宮其赦天下

史記曰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裝黃金千鎰長男請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不得已乃爲一封書及金令遺故所善莊生莊生乃見王曰某星犯某宿宜以德報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長男爲王當赦弟固當出見莊生曰弟今自赦固辭去乃取金莊生耻爲兒子所賣乃入見王曰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殺之載喪而歸東觀漢記曰吳漢疾薦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識知唯願慎無赦而已

謝承後漢書曰學中諸生與李膺等更相褒重莫不
思其貶議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
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之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
愈憤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
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遊士交
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於是天子震怒班
下郡國逮捕黨人

續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其赦天下惟殘賊用刑戮
深刻獄多寃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後有犯者將正厥
辜

袁山松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等
爲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爲準的黨事起彪謂
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關設方略天子爲
之大赦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
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
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
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叔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延熙九年秋大赦光衆責大將
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

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

裴頴集曰臣聞感神以政應變以誠故桑穀之異以
勉已而消漢末屢赦猶凌不反由此言之上協宿度
下寧萬國唯在賢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增損
也

郭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
家甚穆妻嘗妬秀乃罵爲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
復入蒯氏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旣出
帝獨留秀從容語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
不秀免冠謝遂爲夫婦如初

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以上常
從申上來爲大赦期六十日

賦後漢崔寔大赦賦曰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
惡棄穢與海內爲始疊疊乎恩隆平之進也寔就而
賦焉以爲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
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宏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
萬機夕處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
以創太平之迹旌頌聲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美
乎將來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玄雲照景星獲嘉禾
於疆畝數萸莢於階庭攔麒麟之肉角聆鳳皇之和

鳴農夫歡於時雨女工樂於機聲雖皇羲之神化尚
何斯之太寧

詔後魏溫子昇孝莊帝殺尔朱榮詔曰蓋天道忌盈
人倫疾惡疏而不漏刑之無捨是以吕霍之門禍譴
所伏梁董之家咎徵斯在爾朱榮爰自晉陽同憂王
室義旗之建大會孟津與其樂推其誠鴻業論其所
由乃有勲效但致遠恐泥終之寔難習未崇朝豺聲
已露既位極宰衡地踰齊魯容養之至豈復是過但
心如猛火山林無以供其暴意等漏卮江河無以充
其溢既見金革稍寧方隅漸泰不推天功謂爲已力

與奪任情臧否肆意無君之迹日月已甚乃有裂冠
毀冕之心將爲拔本塞源之事天旣厭亂人亦悔禍
將而有聞罪無攸縱是而可懷孰不可忍並以伏辜
自貽伊戚元惡旣除人神慶泰便可大赦天下又遷
都拜廟鄴宮赦文曰建國所先理屬於宗廟立事爲
大禮歸於禋祀大丞相渤海王神武命世重匡顏曆
導塞源於將竭扶神器於已傾立天地之大功成人
臣之重義朕以沖昧猥當樂推關路多虞衿帶難固
瞻言往事取則前修乃襲去鄴用追遷毫定鼎鄴都
卜世惟永民用子來功成不日今清廟初興闕宮始

就靈祇萃止祖考來格神光夜照香氣朝聞令月吉
辰躬展誠敬時和氣婉景麗雲柔四表來庭萬國在
位哀樂相交感慶兼集固宜觀象雷雨布寬大之恩
取類澤風申肆眚之令可大赦天下

北齊邢子才爲受禪登極赦詔曰無德而稱化刑以
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心天地一揆弘
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寡薄功烈無紀昔先獻武王
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歸乃驅御
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若存父襄王外挺武
功內資明德纂戎先業闢土服遠年逾二紀世歷兩

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魏帝俯遵曆數念在寒裳遠
取唐虞終同脫疑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
士誠守逾功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有倦終
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升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文
武不二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光隆大業永
言誠烈共茲休慶然三皇存教非易可免七名改呪
庸可庶幾思共億兆同始茲日

教梁陸倕豫章王拜後赦教曰夫議獄緩死著在令
圖疑罪惟輕聞諸雅誥是以虞經惻隱流涕冬決鍾
意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虛薄夙頒寵章光宅襟險奄

有全粵非有沛獻矜嚴空紆青組東平智思徒舉赤
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弘澤遵彼下車譬豈茲解網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三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治政部下

錫命

薦舉

奉使

錫命

周官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

書之類聚 治政書卷之五十三
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曰九錫

易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左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爲侯伯錫之大輅之服
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鹵虎賁

三百人

范曄後漢書曰董昭等欲共進曹操爵國公九錫備
物密以訪荀彧或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
勲德崇著猶稟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彧勞軍于譙表輒

留或

晉中興書曰烈宗冲幼桓温威震外内人情尊嗜互
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諷朝廷爲九錫使
驍騎將軍袁宏具草時温以疾篤宏以呈安安視輒
云不好更勾改之使彌歷旬日至于温薨錫命

遂寢

文後漢潘勗策魏武帝九錫命文曰朕以不德少遭
愍凶越自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危若綴旒然宗
廟之主社稷無位羣凶覬覦連城帶邑一人尺土朕
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用夙興假寐震
悼于厥心乃誘天衷誕育承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

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興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
卓初興國艱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
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乃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
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
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內宣
美風俗旁施勸教恤慎刑獄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
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
方之幾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祚之以土分之以
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
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

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
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
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
君稱丕顯明德保朕奉荅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
莫不率俾功高於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慝焉今
以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
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召師保
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
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魏國置丞相以下羣

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

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命休

魏文帝策命孫權九錫文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詔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姿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曆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望風景附抗疏稱蕃忠肅內發款誠外照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持節高平侯其授君璽綬策書以大將

軍使持節都督交州領荆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
白茅對揚朕命以君東夏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
命

宋傅亮作宋武帝九錫文曰朕以寡昧仰續洪業夷
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至于九江宗祀絕饗人
神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介則我祖宗之烈奄墜于
地七百之祚翦焉莫嗣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綱
維再造區夏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實賴
焉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
泯夏拔本塞源顛倒六位庶僚俛首四方莫卹公精

貫朝日氣凌虹霓奮其靈武大殲羣醜剋復皇邑奉
帝歆神此公之大節也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后沂
流長鶩薄伐崢嶸獻捷南夏大憝折首羣逆夷殄三
光旋照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勲
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迹則竒謨冠世電擊彊妖則鋒
無前對聿寧東夏大造黔首辨方正位納之軌度蠲
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區宇雖文命之東
漸西被咎繇之邁于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
世也庸勲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
夾輔皇室外隆蕃屏故曲阜光啓遂荒徐宅營丘表

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九
錫惟公道冠前烈勲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膏焉
今進授相國

表魏武帝讓九錫表曰臣功小德薄忝寵已過進爵
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征營心如
炎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喻以
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
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損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
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梁江淹爲齊高帝讓相國齊公九錫表曰臣聞日月

權輿二儀所以克靈君臣設極三統所以式固惟生
與位謂之大寶是以二周之始珪河逾廣兩漢之初
封賞彌盛然表東海者實牧野之日瞻魯邦者乃負
圖之辰若乃衣裳之會九合一匡猶慙於斯禮也臣
實鄙才靡識大體徒以忠貞爲槩而勞不足銘雖以
丹素爲誠而功無可勒又表曰御龍勤夏未聞冠俗
之爵大彭翼商豈見超世之典况呂梁不鑿而器重
玄圭越裳未獻而賦擬千乘鏡前脩而慙形覲往德
而聳慮也

薦舉

禮記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尸子曰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
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
惡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
爲儀則伊尹管仲不爲臣矣

說苑曰楚令尹虞丘子舉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
喜人見於王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國法而不黨
施刑戮而不亂可不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飯牛於秦傅鬻以五

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
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
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志也境內將服
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史記曰王稽使於魏問鄭安平魏有賢人可與俱西
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王
稽知其是范雎也乃載以入秦

漢書曰韓安國爲人多大略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
者又曰薛宣知翟方進有宰相器深結之方進竟代
宣爲丞相免二歲方進薦宣明習文法上徵宣復爵

又曰何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
兩龔在沛郡厚兩唐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
者何侯力也

漢雜事曰辛慶忌爲酒泉太守大將軍王鳳薦慶忌
正直仁勇通於兵事柱國石臣鳳不宜久處其右上
乃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薦吏吳長上章以示公卿曰
蕭何韓信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以良爲議郎又曰杜
林字伯山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
徵興爲大中大夫又曰陳寵字昭公爲尚書寵性純

淑周密重慎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

續漢書曰橋玄爲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
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又曰虞詡以左雄有
忠節上䟽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實有王
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
拜雄尚書

吳越春秋曰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爲兵法僻隱幽居
世人莫知其能子胥明於識人乃薦孫子吳王問以
兵法每陳一篇王不覺口之稱善
三輔決錄曰游子殷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旣爲書佐

殷察異之具設賓饌以予楚託之後魏王以既爲雍
州時漢興郡闕王以問既既稱楚文武兼才遂以爲
漢興太守

魏志曰潁川盧志才籌畫士也早卒太祖與荀彧書
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竒才誰可
以繼彧薦郭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
者必此人也表爲司空軍祭酒

吳志曰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平原陶丘洪薦欲
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
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

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

王隱晉書曰杜夷隱身不仕鎮東軍司顧榮等薦夷於相國府元帝以爲儒林祭酒

徐廣晉紀曰張華少自牧羊而篤志好學初爲縣吏盧欽竒其才數稱薦之

詔魏明帝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已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趨不由典謨豈朕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令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策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

退之

梁任昉求薦士詔曰夫進賢茂賞蔽善明罰前王盛

則咸必由之朕纂統鴻業寅畏大寶思用俊異協贊
雍熙歷聽九工物色輿阜而白駒盈谷長楚未刈所
以臨朝永歎日昃伊佇便可博詢卿士各舉所知將
量才授能擢以不次庶同則哲之明稱朕急賢之旨

陳江總舉士詔曰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久
著前冊舉以滯淹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
之切務朕以寡昧丕承洪緒未明虛已日旰興懷萬
機多紊四聰弗達思聞謇諤採其默語王公以下各
薦所知傍詢管庫爰及輿阜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
親加聽覽佇茲啓沃

表後漢班固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曰夷吾才兼四
科行包九德奉法智察有召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
儀之操雖密勿在公身出心隱不徇名以求譽不馳
騫以要寵誠社稷之著龜大漢之薨棟宜當拔擢使
登鼎司願乞骸骨更授夷吾

後漢蔡邕薦皇甫規表曰昔孝文愠匈奴之事思李
牧於前代孝宣忿姦猾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論其
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

後漢孔融薦禰衡表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
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

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
若驚疾惡若讎鷲鳥累百不如一鶚飛辯騁辭溢氣
空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繫單
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如
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霓鈞天廣
樂必有竒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

魏陳思王曹植自試表曰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
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
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卑命之臣也故君無虛

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昔二虢
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
大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上慙玄冕俯愧朱紱
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謨
士未得高枕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
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夫君之寵臣欲除患興利
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如微才弗試沒
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
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也常恐
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異以塵霧之

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又表曰五帝之世
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夫
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
匡國朝叙百揆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
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廢臣至賤也
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文誠道合志
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昔騏驥之於吳
坂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子御之形體不勞而
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誠任賢使能之
明效也昔段干木修德於閭閻秦軍爲之輒攻而文

卷之類聚
治政音卷之五十三
十一
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燕晉爲之退師而景公無
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傅巖之明
以顯中興之功

魏殷襄薦朱儉表曰蓋聞虞書非俊又無以光帝載
西伯非髦士無以開王業是故高世之主必廣登命
之禮有爲之君務通賢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見
同郡朱倫字文信天真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激
清源美行足以廣風俗當仁不讓見得思義疏達之
才強記博聞飛辭抗論駱驛竒逸誠當世之俊異一
時之秀出也如得毗佐銓衡翼亮右曹濟濟之觀足

用華國

晉庾亮薦翟陽郭翻表曰蓋聞舉逸拔幽帝王之高
士旌德禮賢治道之所先是以西伯標渭濱之伏而
帝基以隆漢高延商洛之隱而王道以固仄陋無明
馱之稱空谷廢白駒之詠恐千里之足屈於槽櫪之
下贊世之才委於壟畝之間若解其中褐服以纓冕
必能奮贊皇極敷訓彞倫

梁元帝薦鮑幾表曰旌蒲出魯賁帛歸齊頌聲旣興
盛業斯在幾忠公抗直出宰廉平將齊毛玠古人之
服實同吳隱酌水之廉臣才非往哲識愧前修輕陳

聽覽伏待鈇鉞

梁沈約薦劉粲表曰陛下則天開業冠帶要荒輶軒
韋轂交軫於遐路捨築投竿相望於魏闕或以開圻
未採管庫遺賢執戟忘疲倚輶不息

梁劉孝儀爲江僕射禮薦士表曰陛下緝禮裁樂化
俗移風當展思治分宵夢相枯岸之珠旣論潤山之
玉已薦伏見兼太學博士會稽賀瑒字德璉幼能斧
藻長則琢磨結卷就賢擔簦來學鄉塾染其丹采朋
友扣其洪鍾聲無愧於東筠材有踰乎西杞如使聯
事宗伯握蘭建禮庶用得其才人知自勗臣鑒非止

水職豫搜揚前竭諛聞先自鄉曲又爲江侍中薦士
表曰臣聞天道不言資寒暑而成歲宸居垂拱寄守
宰以宣風若夜魚不欺朝琴在奏則殘殺自去汾射
可追伏見鎮北府水曹參軍濟陽江興字休恭立身
貞白操業清廉頗涉書記彌閑刀筆前攝縣沮漳無
傷錦製巡行淮海不忝繡衣若處以百里之邑使導
一鄉之賦必能治文無害迄用有成臣舉不避族非
欲異姓居後知人爲難寔緣所悉而薦

北齊刑子才爲李衛軍疾以國子祭酒讓東平王表
曰臣聞運舟歸於積水致遠在於逸足未有消澮之

流可成奔飛之用駑蹇之乘而有滅沒之功既列趙
衰先人之敏請同虞丘退身之義具官臣某民望時
宗聲實攸在斧藻川流雕篆霞蔚蕉蒲旣茂枝葉寔
繁故以學窮齊魯聲高魏詔美司朝僉諧允在伏願
廻恩徙授以荅具瞻

牋魏應璩薦和慮則牋曰璩聞唐堯因羣士以興治
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
賢用則九合之功立切見同郡和模字慮則質性純
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內企踵欣
慕捉髮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芳之招寔英奇叙用

之時貢達進致之良秋也令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
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
光益時化又薦費禕牋曰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
道明則雋乂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
之頌起於周文之朝

晉孫楚薦傅長虞牋曰楚聞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
寶不藏耀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
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晉庾闡薦唐叟牋曰蓋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
荆夫以卉木之盛猶載在方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

彥而使人滯於常流莫登於龍津者乎郡公曹史泉
陵唐叟永延履道敏素和而有正立身持操行著一
邦若得驂軌鸞衡服襄駿足則機石之良選可以對
揚萬里者也

啓齊王融求試效啓曰臣聞春鷓秋蟀集候相悲露
木風螢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
能無感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充
國曰莫若老臣切慕前修敢蹈輕節雖冒不媒之鄙
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耻
之臣亦耻之

梁元帝啓東宮薦石門侯啓曰切以鳳鳴朝陽必資
藍田之寶龍門點額亦俟堂溪之珍是以紫玉見稱
黃金爲貴文傳夢鳥學重靈蛇點漆凝脂事逾衛玠
渾金璞玉才疋山濤昔翟湯隱逸見稱庾亮陳平器
局被薦無知以人廢言誠增竦讐進賢上賞伏待
梁丘遲荅舉秀才啓曰方今八友盈庭五承在幄七
教畢脩九攻具舉猶乃物色關屠夢想巖釣故已天
不愛寶野無遺賢輒仰宣皇猷俯罄愚蔽覘察衡閭
詢事茅草如有片言入善一介可題謹聞絳闕恭奏

青蒲

教宋孝武臨徐充二州搜揚教曰徐方地兼梁楚秀

士攸出充土樂頌所流風禮自古豈不異人比肩鴻

才世及或踈散山林不聞進達或栖息閭閻懷寶待

耀孝性義門明經善政者所在搜揚舉進咸用

名聞

梁王僧孺至南海郡求士教曰是以文舉下車寤夢

於根雉長孫入境明發於龍丘此境三閩粵壤百越

舊都漢開吳別分星畫部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

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哉孝實人經

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燮至於高尚

獨往相望於嶼巖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

書漢張敞與朱邑書曰明主遊心太古廣延茂士此
誠忠臣竭思之時也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習臆
約結固無竒矣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官昔陳
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竒賴蕭何而後信故
士各達其時之英雋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
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薦賢士大夫多得其
助者

魏阮籍與晉文王薦盧景書曰是以八士歸周周道
以隆虞舜登庸元凱咸事誠以鄧林昆吾翔鳳所栖
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見鄙州別駕盧播字景宣耽

道悅禮仗義依仁研精墳典升堂觀奧若得佐時理
物則政事之器銜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籍文
學之宗敷藻載述良史之表

奉使

周官曰使適四方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覲覲
省聘問臣之禮也

毛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
牡駢駢周道逶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又
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
華也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
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曰昔召康公命
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爾貢苞茅不入
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
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
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郟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
而聘于齊齊使禿者迂禿者眇者迂眇者跛者迂跛
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

與立胥間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
自此始也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
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出子
曰使乎使乎爲使之難不辱君命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爲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
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而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爲玳瑁
簪刀劍悉以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
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

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魁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之中久殊失禮儀

詩北齊裴讓之公館讌訓南使徐陵詩曰嵩山表京邑鍾嶺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居星辰出境君圖事尋盟我恤鄰有才稱竹箭無用叅絲綸列樂歌鍾響張旃玉帛陳皇華徒受命延譽本無因韓宣將聘

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飲河朔翻屬臥漳濱禮酒盈三
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雲來朝起
蓋日落晚催輪異國猶兄弟相知無舊新

北齊裴訥之鄴館公宴詩曰晉楚敦盟好僑札同心
賞禮成罇俎陳樂和金石響朝雲駕馬進曉日乘龍
上雙闕表皇居三臺映仙掌當階篁篠密約岸荷蕖
長束帶盡欣娛誰言鶩歸兩

周庾信將命至鄴詩曰大國脩聘禮親鄰自此敦張
旌事原隰負宸報成言西過犯風露北指度輶轅交
歡值公子展禮覲王孫何以譽嘉樹徒欣賦采蘋四

牢盈折俎三獻滿壘樽人臣無境外何由欣此言風
俗旣險阻山河不復論無因旅南館空欲祭西門眷
然惟此別夙期幸共存又酬祖正貞詩曰我皇臨九
有聲教洎無隄興文成禮樂偃武息民黎承乏驅騏
馬旌旃事鼓鞞古碑文字盡荒城年代迷被隴文瓜
熟交媿香穗低投瓊實有意報李更無蹊

隋盧思道贈司馬幼之南聘詩曰故交忽千里輶車
莅遠盟幽人重離別握手送行行晚霞浮極浦落景
照長亭拂霧揚龍節乘風遡鳥旌楚山百重映吳江
萬仞清夏雲樓閣起秋濤帷蓋生陸侯持寶劍終子

繫長纓前脩亦何遠君其勗令名

隋虞世基接北使詩曰會玉二嶠至瑞節三秦歸林
蟬跡欲盡江鴈斷還飛墻垣崇客館旌蓋入王畿共
此敦封植方欣篤紵衣

論梁元帝鄭衆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
人而已子卿手持漢節臥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
絕水火况復風生稽落日隱龍堆翰海飛沙臯蘭走
雪豈不酸鼻痛心憶雒陽之宮陛屑泣橫悲想長安
之城闕直以爲臣之道義不爲生事君之節生爲義
盡豈望拔幽泉出重仞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

來依候火傍觀上郡側眺雲中雖在已之願自隆而於時之報未盡

書後漢孔融與韋林甫書曰使君足下懷遠垂勲西戎卽叙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穀堪寧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聞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前日元將來雅度弘毅

偉之噐也昨仲將復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
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遣書通心

梁任孝恭爲李慶州孟堅使與覃無名書曰昔陸賈
皇華定交知於南越長卿披繡通夷險於夜郎故傳
美於往書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籍
譽旣深承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是卽江山
間阻銜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勞夢寐僕世稟威
儀門勒鍾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逮我不才無兼文
武鴻私弗替應茲閩外麾蓋所臨寔宣慈造足下刺
舉一隅同奉家國進止之宜寔俟高筭

梁劉孝儀北使還與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朔
風暮宿客亭晨灼謁舍飄飄辛苦迄屆羶鄉雜種單
花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帳
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
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
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
蝦椀未改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